

海嶽山房文集卷十目錄

考議

邑考五

邑祀名宦鄉賢議

邑經略議

邑驛議

復龍江書院議

八里分縣議



海嶽山房存稿文卷十

福唐郭造卿建初著

穀城于慎行無垢選

同邑葉向高進卿訂

男應寵校輯

文部

邑考五

一名

或曰志邑之所名者山自永福水自清源夫清源知其為里永福非隣邑者與曰非也邑人不

海濱山房存稿 卷一 文
覈其原且有因郡志所疑者謂考永福得名乃在福清之後也不以其說爲然余考古志永福自唐永泰二年置惟取年號名之宋崇寧元年避哲宗陵而改今名吾邑名已自五代之閩則永福之名縣信在福清之後郡志所疑良是但謂邑取名之永福爲縣則志郡者之舛耳按唐閩中記記邑之十鄉有永福宋因之今里猶舊名仍屬其鄉餘雖并析不一而其大都在邑之西北今之善福遵義諸里亦屬其鄉古志置永

福門云在北隅北溪頭行可五里曰金翅峯又北行十里餘曰螺嶺東南十里曰石尤嶺皆邑山所從來也五代時邑雖置永慶里然其山自今邑署後發之耳雖其元元本本亦自永福縣界但昔之名縣者寔不取諸此

二號

或曰邑名自古不一號玉融則一號宜表其望以爲鎮今日爲玉融者奚足哉曰號自宋大中祥符五年間也古志令郎簡訪洞然師寢夢神

海嶺山房不刊 卷十一
僧授梵書題云玉融峰志簡志夢有孤峰萬仞
形勢竒絕之句故曰玉融蓋表其望也古志以
五馬峰間最高若魏闕者名之又或云玉融卽
譙樓所向舊傳有石如玉對過第二疊峰是也
此其一說卽今日爲玉融者夷嶮而已安稱孤
峰竒絕而足爲邑之鎮乎余謂今所向者玉融
而人所目者乃玉融之支名覆釜耳曰何攷曰
攷志宋之志叙邑有玉融五馬雙旌覆釜諸山
環拱于前今人知旌馬玉融而不知更有覆釜

也卽知覆釜五馬而不知皆爲玉融也古志叙
邑前山惟玉融雙旌而已蓋五馬覆釜乃後人
因其狀而各名之要之表其最高者名之曰玉
融其餘延亘未斷不別爲之名也卽各爲之名
然宋人先叙玉融次馬次旌次覆釜非玉融最
高而在旌馬之巔覆釜則下旌馬而其爲若庫
者乎徐簡肅學記言前左有一峰如半月狀名
曰玉融右有雙峰如卓筆名曰雙旌蓋其言若
圖而可目擊之者且建置可考自熙寧令崔宋

臣始以前固云廳治屢改簡則崔前十七令也
 遐想竒絕萬仞之志安知古者之不如今乎且
 簡所訪洞然師者廼延慶寺之僧見於後成龍
 首橋而簡以度支郎為之銘古志新豐門云在
 新豐里去縣南可五里即玉融峰延慶寺後志
 延慶寺云寺後有玉融峰為縣之對山也又有
 志亦云但稱為州則元人且爾矣是宋元之邑
 署譙樓向覆釜而已誤以為玉融矣大氏山川
 之竒待竒人而發昔邑取以號今令尹南粵葉
 公堂復以向乃山靈啓之非人為也余實不佞
 蓋先主政記之矣

三堂

或曰邑之建置沿革唐五代在永慶里之南臺
即今永東里裏橋嶺內 遷于今治自宋隆興始
南臺嘉澤廟故地也 而其表署可攷則熙寧後雖稍攷之而仍舊

國初未之或改也今一旦易之子以為孰優曰
 今者之優蓋有五美焉自邑治雄爽偉觀舊之
 前山卑視之若丘且不展玉屏俯鶯峰既違本

宗復失賓主今玉屏倚其背鷺峰肩附之前之峰矗于雲表登堂蔚然可盡東南之美一也郭外長橋其直如矢衢接之射邑門自邑門出署水直瀉其下今稍偏于左從衢避而右勢不直射橫衢之水稍逆經邑門以去二也昔未建城且仍舊貫今城建既偏不可輒改則西傾東削其視舊尤甚矣茲稍移之城卽稍抱三也邑護砂故縈繞自開祥符陂而右砂爲斷尚有夾渠爲家視若連抱于署前左砂爲陂衝者其斷口

爲江塞其斷口自裏橋嶺而達中橋之邸店尚不能抱署前况視于高原砂水且竄而外出今稍移向視此若顧復能塞其斷口則并東塘諸水抱堂前而過之宛若左右手四也舊向之麓斜下地亢水泄謂宜闢湖爲局以滌天寶陂之水今向稍與白湖對若拓而廣之以映朝山若水中樓臺其地秀曠五也有此五美優于曩昔多矣或曰非聞于子幾惑于人之言有言曩之朝山雖小專于旌之中也今之向者固偉然東

闕而雙旌西偏矣曩之水雖內反馳而江平橫于外今者視之稍若趨江而出矣曰且勿論遠覽試自左右郡言之莆中向者壺公也自西北袤延而來卓立于郡邑之陽東南斗而下平曠者數十里且海水極目矣邑向數峰簇然其背分爲新豐諸嶺前障之不亦可乎南劍爲郡惟取其左右水自數郡夾出于前前直下惟恃石灘爲限耳邑向之陰有白湖之渟蓄猶醴醕之在前席也見川流之趨而出不見海潮之逆而

來乎且自郡中言之蓋山川之都會也以方山

虎頭

爲朝山亦東削諸阜在東尚不能半之有

如五馬之東崇阜之環而前乎郭璞取之以其數千里而朝也鼓山當水口前去郡城三十里諸水直遶其下以去取小而喻之不如邑之小孤山乎然孤山之趨而出所以障水也其外且幾曲而抱于鍾山鍾山名之麓因遶邑堂之在隅耳郡城之水未有若此內抱者而郭璞取之以其潮逆之幾百里也况茲一邑而云云不將見

笑大方家乎故有前令爲堂高向卑乃移堂于
中門是就陋之見也宋如舊址尚有塞其前途
枉而西出以逆水見於林簡肅所記者豈知大
方家視之而顧爲此瑣瑣哉

四山

今有言建置之美者尚未言邑之大都於大都
而陳之誠哉其爲美也邑自興化永福界發分
水嶺懾囊山而逆馳爲方山以案郡中析自常
思嶺乃閩縣分水也南落爲小阜者十數突起

五周巖昂盤螺駕白鹿直北而馳若趨長樂矣
迺折爲石尤嶺石尤者回風之名

見唐詩

謂山至

此轉而東南行故名志其矯然返也是謂長樂
分水嶺之最高爲七仙巖又蓋三峰爲文潞邑
之本宗所發也其擁茲山而下有角立如笏者
旁張爲白馱古龍諸山以鄆東北其下白馱爲
覆釜發海口鎮鎮東衛之龍山爲邑之左水口
出古龍爲岱石松林山爲水口外之內捍門其
西北障由五周而臺嶺南行作方輿修仁里其

勢近邑而若伏其西南障卽自常思而爲南湖
嶺投踪可溪以起石竺其表裏諸峰截業峻絕
者是也列障旣蔽而邑山若龍前躍自笏山而
騎象嶺駐爲玉屏翔爲鷲峰稍左而嶷然爲阜
者邑治也護邑諸山爲玉屏傍出如覆船而下
東塘石塘爲左局者七其外且有五自鷲峰秀
出後嶺下爲北溪西塘爲右局者七其外且有
二當其止邑阜而衆山翼然以奔有高出玉屏
鷲峰間者迺取名金翅謂其鳥能止龍也

見禪經

術家目爲鬼星登是而遐矚之則諸龍截然止
矣左而止者臨江右而止者石竺有靈石黃蘗
諸山橫石竺而出由西南而北者且六七十里
度玻瓈嶺爲玉融雙旌皆勢拔入天以爲邑之
賓山旌馬後十餘里東分爲小嶺三迤而北向
爲新豐里諸嶺若城垣逆轉于鐘山垣于水口
與覆釜山對又鐘山後三山迤展爲鳳凰爲外
水口與龍山對甚曲而密以夾江水入海其諸
嶺若城垣又支分大吉而發福唐薛山時和金

山盡海而止自此分化南平北諸里逆上爲大壤山卽衛之朝山也自此盡于萬安所別出爲瀛江諸山渡江而爲海壇各隄錯奠大洋之中與岱石松林爲闕而倚于邑之左角凡諸水入海東南遠阜每迤逆于西北又如齒牙而障之蓋由旌馬支分而下其岡阜百里不止也登高延覽之而江陰立于海中迺與旌馬同宗而渡江若達官而遙出其後猶玉屏鷲峰之西有金翅而在北也古志頗詳來山而朝山未之詳不

知來密于西北而獨行二十里許南趨而東爲邑治爲陽至于石塘發沃丘而止朝密于東南亦獨行二十里許北趨而西爲邑案爲陰至于雙旌停爲高峰而止蓋雌雄賓主敵體其大都如此也則巋然邑治而臨于中央不當稍倚于西北而特向于東南者與

五水

邑堂之勺水稍似于郤中遠自百丈溪則由興化二百餘里近接長樂閩縣永福分水爲二十

四流并爲五溪又并而三皆滙于六七十里之間爲鷺峰雙旌爲關咽喉迺合于龍首江江湖白海口二十餘里過邑而逆之入于鷺峰雙旌之上其將東出有小孤嶺逆之後曲如篆不知其幾逆水遠阜則與朝山俱來轉爲鍾山邑署且左顧之水經其下又曲而入海口有覆釜屹然與鍾山對其洲嶼又多獅鳳龜龍諸山結爲重衛且鎮亘之以重橋者一百八十餘丈若海上東南諸山亦逆西北爲蔽噫嘻何其壯也

惟明堂中央則失其舊耳自古西塘水遶小橋而順趨東塘東塘水逆遶東橋而包絡之向覆釜入外江未嘗直馳而反出也自祥符陂成穿自西麓由今山川壇而入斷其右砂并西塘諸水以截東塘穿裏橋斷其左砂而入石塘以溉田雖重水利而左龍之頸若斷矣然古人名橋以龍首爲其跨左龍之首也故其內爲龍首河外爲龍首江其頸旣斷東塘水自石井而下直奔三里許乃障之于石塘溢溢于龍首河則勢

必衝突啣裏橋之麓穿中橋而二之是復斷龍之首其不利一也裏橋之河故道右出今嶺麓斷口復且左奔中間長橋如矢前江爲絃而河之故道斷口二水彎出如弓以直射邑治其不利二也右爲故道其左穿者石離離中出原非水道故也嘉靖甲午不順其故而兩障之右稍堅而左瑕勢必久而崩潰左者先衝于潮今且并其右潮退多趨于左壬子獨塞其右則水益無右繞者矣其不利三也今邑堂稍旁而向故

或有隨水之議而余贊其美者此乃人力可復非若朝山與天壤不改也復之云何塞之而已余雖非堪輿者流亦竊有聞邑山自亥而來此水右出乃巽其占爲貴且遶邑署者六十餘丈邑治旣向玉融此水出覆釜復午而鎮之山水之向俱美一也古識緯家以邑當有公侯必云鹿角溪成龍江砂合夫識緯君子不道第溪在龍首橋之西南上承水陸橋之流岐而爲二如鹿角然當其漲溢合爲一溪若左砂合于中橋

之區其砂高于小橋數尺小橋之砂高于康衢數尺是龍首既接而砂且重合不獨爲識亦形勢所關二也砂既左合于江溪並利潮性舒勢必紆而右入且達東塘而內抱溪固迅急而右道已迎其入可以稍殺其勢且故道日深潮雖盡退而溪流亦入河內之水無時不盈三也今砂既斷中橋邸店水衝危地也人尚爭以爲市矧水道既順而砌築考成既爲頓丘則纍纍而居者不十年成廛如今小橋可壯龍首之勢矣

稍崩居民修之永不煩于有司四也其利如此齊民既鮮慮及而官非土產宜不能周知卽欲爲之民不可與慮始則以浮議惑之謂昔之爲者輒崩也夫昔初決不亟爲補塞後苟且而并壅之欲不輒崩難矣若因其斷口于石離離者立基其上復爲兩隄內外障之中實土而築戒曩年虛內之弊則必不善崩其地勢固然耳昔之築者囊石掾棧而已今直巨石爲基迺議者難之不知儻工食給石固易易也昔之橋者三

外橋毀而民不病涉堪輿家忌直射謂內橋當毀而民恐病涉若斷口塞則路將通于嶺麓橋巨梁基之以柱爲堤計石當且有餘惟措工食移之耳且橋之毀不獨外橋爲然邇歲亦毀堤刑諸橋以葺城垣矣况今邑堂稍與對尤宜毀之以斷其矢所以去害就利計孰便焉使後有良令者則當橋于小孤之前此龍阜盡處而水南諸山來合水中巨石足以立基廣不過中橋流水數梁移此數梁置之則要磧鎖鑰而勢重

捍門矣旣橋則有邸店水口屋落又堪輿所宜邑堂向之尚有隨水之疑乎假有餘力則移中橋之未盡者取梁爲基接自所塞貫右水道之外西向于壇前接陂入砂之處累爲長堤引陂水入堤從新濠之道直入左砂之陂蓋有七利焉其一填左右橫穿之渠令二砂斷而復續則水內聚而風氣固其二旣有潮逆而內蓄左右陂水流常入河內水不隨潮而去其三當內外水間而有巨堤是增一水爲三以重濬迴且禦

溪流而護抱二砂若帶其四內水既不隨潮而復陂聚朝山之白湖以應之所往來者中間惟潮而已其五陂高于江蓄之可以容刁與乘潮之舟互移而轉載之浚東塘舟可達于邑後關小橋舟可達于西塘蓋東塘固易而西塘之左今爲漁市固艤舟故處也其六陂水自石尤嶺而下入城以出是城中受三十餘里之水故城左垣易衝今自外出則水既不病城且右城外濠常蓄水以爲塹其七二砂旣完當生殖日庶

財力饒潤或有闢城之舉自東阜山而遶小孤沿陂堤而圍南壇則二砂在內如袖手而端拱蒞堂而盱衡當何如其愉快也嗟夫余今言此人將不笑爲空言乎哉第毀橋塞斷口實所當亟行而倡爲不利者中橋諸邸店耳不知外橋猶存邸店且可多設其必廢橋而後堤固者以人自裹橋嶺行者衆則堤易爲市耳橋小孤議當無阻顧力未遑惟有毀橋爲陂之說其利民滋多然石塘居民且將枉令執事謂自祥符以

來既未之有改且恐後崩而不若仍舊也嗟政
貴通變民惟樂成以石堤者尚虞之今之隄者
惟土耳其倘以巨石爲基基取諸梁而築之堅則
何必斷砂而後爲渠也且自中橋邸店外爲陂
僅六七丈外餘地尚數十視小孤之前堤隣潮
者不同此地卑不費深鑿壇東有新濠惟以堤
接之而已所稍致力者左則斷口外堤之內右
則正當水道口當爲之獨堅耳既獲多利又無
甚費特在個儻之令惟斷乃成也郎簡爲陂之

後廢西溪百餘家時龍首未橋而石堤甚費故
也今橋宜毀而環邑之家無不利則其爲之何
難之有但有謂今既毀之則創者何爲或謂橋
小孤當于龍學墓前其江隄陜不足以殺巨水
嗟乎安得堪輿家而考古者與語哉夫宋人多
迂術家亦然如海口橋當于龜山青嶼間乃當
其上流江倍廣又倍其隄者爲直接鳳山之秀
且爲青龍不可鎖爾故龍首橋既有其二且三
之直抵于水南山迺玉融山僧洞然者創是而

引其山之秀曾謂青龍正當水口山秀豈從橋而渡哉若諸溪水自長樂分者有新橋分自永福者宏路驛有橋分自閩縣者太平舖有橋諸橋當其上流小孤祇爲邑水而束之耳今橋雖長通水者惟三四梁洪水則淫而過之其橋之長短則一惟兩岸之勢旣固非以橋之有無而通壅也若橋旣成而城重關則與海口橋重阻賊艦而臨堤中間一面卽依岸址爲城如分宜諸縣則人家出女墻間其可以挹前山秀者不

特邑署爲然且自小孤而達水陸橋江堤天塹惟設高臺兩角則南面不費防守此橋堤與城相須廼萬世之利也或謂惟橋小孤爲基與坡平而盈諸溪于邑前爲巨湖以鑑諸峰內爲隧如斗門可時啟閉由此右入白湖左入石塘不必爲隄自可塞二斷砂且天寶祥符陂雖其自廢可也此說甚竒而不可行邑所貴者潮來逆耳此則截潮不通潮退水高而下鳴凶且三縣分水有三橋並上流當之自新橋下有祥符陂

隄自宏路下有天寶陂堤自太平下水陸橋阻
之余欲橋此而通潮或猶慮其壅也若此者洪
水必崩而水利亦廢矣惟臺高二三尺使潮來
稍退制如斗門天旱溪不爲虐版之承太平諸
溪流引以助二陂可也如余所云則鑿鑿非空
言故言以俟乎其人邑署自熙寧來五百年餘
未定而今改之美甚安知余言之後何如邪余
蚤有此議獨可與陳貢士應明語應明贊余著
之余以爲空言罷今邑署復古有感于令之個

儻也乃著之左篇以備財擇大丈夫爲百里侯
不樹令名于百代非夫也昔令多矣今惟知郎
簡莊正柔者以天寶祥符陂流澤千年未艾也
今此橋堤成則百代令名矣蓋予日望之無使
空言爲也

邑祀名宦鄉賢議

竊惟本學自宋元至正統間學宮獨有先賢祠
以興學校功而祀唐觀察使常袞元知州林泉
生二名宦於中其東西列介公鄭俠等鄉賢十

海峽山房存稿 卷十文
二位若他官師不祀甚爲闕典弘治官以方著作無稽去之考生祠記進少保陳公貴誼正德間遷祠定名宦鄉賢爲二增 國朝數賢又改淫宇特祀介公避矣但據蕪陋之志而於列官有傳者槩祀之甚非所以核名實而嚴功令之典也造卿竊疑之茲非繇文獻之不足哉爰考掌故錄者鋟者雖三四氏無足觀覽矧經兵燹遺亡尤甚故探討宋元補訂闕譌於凡人物有表若職官以世列之國故則爲十世家七十二

列傳視故志加者六七而刪之者亦二三尚勤旁蒐未遑脫蒙茲擇其可特書而志弗登應亟舉而祀靡及往跡雖湮于故土大節具勒于遺編者有二家焉嗟茲二者固宜據舊記而增援弘治之於少保實當立特祠以報追正德之於介公者矣詳其事于左

名宦一家忠烈三人 陳瑞孫 孫氏 幼女

考福寧州志云陳瑞孫字伯都天錫嫡孫也弱冠登武舉首選授總管府錄事四遷至福建宣

海濱山房存稿 卷十七
慰都元帥出鎮福清州時陳友定欲據八閩勒
兵侵境瑞孫率衆拒之中流矢墜馬被執友定
欲脅之使從瑞孫憤罵曰我家三世任元今從
女反邪友定怒殺之其妻孫氏曰吾夫爲國死
吾可獨生乎遂抱幼女投井而死閩通誌所載
同謹按瑞孫祖天錫詳在其州先賢傳泰定間
曾知福清州事致仕有子曰陽盈者以蔭居其
本州罵賊而死事聞勅贈旌表有傳及瑞孫死
元將亡故贈典未及今追祀于其州學蓋以賢

節世其家故鄉人嚴祀之矣乃爲吾封疆死抵
今未之祀何邪嗟夫邑死事者唐許忠以都巡
檢出屯破賊次年卒于寨人尚思其功爲都巡
廟祀之五代閩牙將虞雄戰沒于漁溪後卽其
地立昭應廟未有死及妻女烈烈如此雖視睢
陽諸公奚讓焉宜立特祠祀之于堂以孫氏幼
女配若夫天錫之賢矧知于茲土亦宜追祀于
寢配之以陽盈蓋以陽盈爲叔父故瑞孫節義
本此引而祀之所以著世節云

鄉賢一家忠烈三人 林同 劉全子 林氏
考元忠義集云至元十二年泉福旣歸附明年
春宋主在海上命將收復圍泉州未下福州興
化劍郡復歸宋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清糾合義
兵卽故直寶章閣林瑒舊宅置局曰忠義招募
卒伍詔以全子爲福建招撫使冬大兵至諸郡
復失大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大敗有林同
者字子真瑒之孫寒齋高士公遇之嗣也號空
齋處士孝謹廉謙而深於詩以世澤授官棄不

仕有父風焉全子旣建局於其家敵至衆勸其
避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爲忠義臣
死爲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
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而大兵至執而詰之同大
罵竟遇害孺人林氏公遇之女也適全子全子
起義兵旣敗轉匿親故家至元十四年捕之急
株連被禍者甚衆全子知不濟自經死有司執
孺人詰全子反狀孺人叱曰我林家與劉氏二
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謂

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我與兄一忠義心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謹按劉仝子林同之起家也豈不尤難於當事諸臣哉林固從容而死劉雖喪敗而亡均之不屈於夷狄其妻不具反狀之言可徵矣一門之烈何其異也邑鮮傳之茲何以故嗟夫宋亡于元罹禍極酷其時林劉幾無噍類至今牧夫豎子呼其墟爲誅移故地苗裔每爲人所持尚諱言其先世事故舊志

以林同爲隱逸匪誤則或諱之矣宋史誤福清爲永福而以林同爲空齋父不知名同號空齋實取空同之義又誤監丞爲林同官而以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謬矣且與林氏傳甚矛盾蓋宋史元作可姍笑者不一二數况宋之忠元之頑也載之史者果詳之乎觀國初靖難革除之際則彼事之湮沒可想已竊自童時讀一統志及郡邑乘獨具林氏事而疑其所言夫與兄者何居求之宋史閩志成無當於心者嗣得

忠義集彰明較著而考其家世皆不諱于所聞
竊幸得林氏之言不朽而鄉之後學始求其兄
之名夫之事而忠義竟不湮沒如此然則唐人
於睢陽有外傳太尉有逸事豈徒哉故註而藏
之以備舉祀者采焉若夫祀之則宜于堂祀林
同特位于左劉全子及孺人同位于右若寢則
同之父公過及其宗文之者旣祀于先賢祠又
有世祖瓌高祖通皆賢而有傳全子之先亦有
誥者在宋文苑祀于郡之先賢祠邑祠安可缺

焉合之于茲亦表林劉世爲宋臣之忠云

邑經略議

福清廣袤可當莆中郡故戶滿四萬而元陞爲
州戾山吻海最爲險要宋時西有軍寨以防游
洋之盜以其通永福仙遊興化諸畬爲梗今不
足慮西北通閩縣東北通長樂皆無逋逃藪所
亟慮者海耳國初于縣東二十里置鎮東衛于
縣南一十五十里置萬安所又置澤朗牛頭壁
頭巡檢司三而連絡埤寨者七烟墩二十七以

控于陸又于海外調移之南日山立水寨聚舟
師守之蓋不特為縣南咽喉實莆田惠安犄角
之戶也全閩初設水寨惟三此寨如處弓弦之
中烽火寨如左弮以防浙入之寇銅山寨如右
弮以防廣入之寇此則居中互援而彈壓之景
泰後始倡孤島無援之說將本寨移入莆之吉
了名雖是而地則非又加設小埕浯嶼二寨則
如周處弓幹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矣內港山灣
崎嶇賊舟徑趨淺水則吾巨筏無用故迎之每

不及而追之輒有獲此其明驗也今寨屬莆地
去縣甚遙舊寨未復何敢過議惟近年條約寨
總守于松下寨副守舊南日各舟晝夜會哨不
惟可以防倭漳賊自無所容矣往歲賊陷縣城
由長樂坑田倅至尚離五十餘里今若登松下
抵縣徑三十里耳此而廢守可為寒心將鑿覆
轍過乙卯初寇之路莫若立關城于江口以守
莆中之界過戊午入陷之路莫若立關城于石
尤嶺以守長樂之界茲則險隘之次也又三寨

海嶼山房存稿 卷十一
二十三
弓兵雖復而巡檢無駐劄之所僑寓縣城卽分
番哨探而勢不相應今宜修復衙宇令率兵屯
禦仍以附寨居民編爲甲伍俾與水兵連絡加
以防汛之卒分據陸地掣汛之後留舟備灣庶
沿海可恃無恐矣若夫通由之處固多其至亟
在海賊舟所至海墘雖皆可登之區而以津步
必由論之則此往而彼來可知自蒜嶺步頭鼓
數棹曰雙嶼白嶼蟹嶼又南去一潮曰南日卽
舊水寨也乃極南縣界過此則漳泉矣其間有

塘嶼透嶼尤縣九重海外灣大可避南北風賊
舟多艤焉自涇江步頭亦一潮可達之又東出
半日烏孤山鷓鴣山三重至東閣洋亦爲極海
東流急甚不可往矣鷓鴣烏孤山無人居日未
出風稍定向東極望有一山如空青乃小琉球
國今蒜嶺遙江二步頭所往內地則萬安所牛
頭壁頭二巡司也自海口步頭鎮東衛外舟南
去可半日潮曰東壁鹽嶼牛頭巡司與峙可一
潮曰海壇山吉鈞嶼其灣甚大可避北風又兩

潮曰東墻小墻自入東墻門外有十二重門迺極海也東行可一潮曰大練小練苦嶼其灣可避南北風自松下門步頭舟行浪不甚高又少近縣北界水路至小練而止過此爲南交北交西浙水界自流水隔東江曰小墻東墻斷峙兩墻間曰鷓鴣門小墻北曰十二藍焦又自東墻舟行東去半日許有牛山無人居此舟所不至東墻之北有百兵焦大桑小桑之間曰桑門許潮之南隔小江曰小吉釣嶼曰黃門焦曰松盤

山曰馬焦苦焦獨角嶼錢藏之北曰水馬門分流石帆迺南北舟經由之地風小惡舟卽沒舟南來遇北風卽許潮有山塢曰大塢小塢可泊舟北去風惡卽泊于錢藏一帶灞前蘇灣諸區是皆賊舟出沒吾舟師激擊之所也惟海壇四向而控之故經略莫要于海壇海壇山在東南大海中據控沿海幅員七百餘里洪武二十年調移時出地七百八十四頃糧米五十餘石鹽額五十餘觔夏稅秋租錢三十萬餘文魚課一

千餘租閩中海島未有逾此者其時嚴令三日
盡移而覆沒過半遺民寄居內地尚分上下四
都匪惟險不可失其利實所當興也無論蘇之
崇明鄞之昌國廣之瓊崖儋萬等地俱在遠海
中可爲郡邑衛所卽閩中同安縣東南海島半
浯嶼屹立大海有千戶所一巡檢司四鹽場司
一至今晏堵無事如其古浪大登小登諸嶼與
海壇同時凋移至成化間民奏准復舊則皆不
可棄明矣且本縣江陰里亦在環海中時幸不

調移逕江巡司于壁頭以守之今恃爲南北障
蔽民產分爲四圖且附臨江里之半此存彼棄
何也不寧惟是凡附近內地永賓等里之大小
練諸山俱當奏復次第行之是在撫按耳

邑驛議

縣宏路驛舊在太平鋪蒜嶺驛舊在漁溪鋪元
時改于今地其時鋪路由金應入山而出漁溪
不由玻璃由蒜嶺入山而出迎仙不由江口迎
仙復置驛而後抵莆田其塗迂也後興化支海

海峽山房存稿 卷十一
俱駕石梁迺徙平地歷江口橋而往莆陽驛爲
徑途矣故自大田至莆陽急行無二日程中途
宜并爲一驛以革本縣二驛之一蓋縣有一衛
一所三巡司二鹽場一河泊所郡下支邑無此
繁費而復置二驛官民安得不疲度其地無如
漁溪蓋由大田至此不及七十里自此至莆陽
不過七十里且日者驛傳議於大田之坊口立
館將改驛于此以便北上于大義渡登舟者果
爾則去漁溪尤近矣夫縣苦于驛者下郡宦多

而資斧侈也惟自上司乘陸外若游宦移家自
莆抵涇江烏嶼一潮耳又里許抵此亦猶大義
之于坊口且在內港無風濤之險設爲令甲其
家屬乘陸而資斧由舟卽漳泉由海入江抵此
亦便其省一也凡諸役使者輒咤驛吏索馬乘
輿若從此由水路拆輿馬半直予之彼以數錢
取舟渡矣其省二也朝發大田午抵漁溪朝發
漁溪午抵莆陽道里旣均官司免數日迎候之
費其省三也上司非公務顓臨邑中者自莆陽

海濱山房存利 卷十一
來此則未至邑二十餘里自大田至此則逾邑二十餘里逢驛卽過非若宏路之便于迂途游宦自當徑往無去來枉途取給至厯上司之禁其省四也去一驛之官吏卒徒其省又不待計矣

改復龍江書院議

縣方民里海口鎮宋元間建立龍江書院崇祀至聖先師載在一統志可考實鄉士肄業之地科甲衰興之基也嘉靖五年奏准春秋遣官釋

菜立門子一名官給祭器堂廡列祀先賢先儒略依郡邑制獨啓聖公無祠甚爲闕典近議廟旁福真觀已經廢毀又無道士田畝在官欲改觀爲廟廟留爲啓聖公祠政欲舉行適逢寇至廟燬而觀亦燬矣第後座及垣墻華表尚存竊惟廟院之設三百餘年祀典之興三十餘載倏經灰燼之禍又遭兵燹之災公帑旣訕私募又艱幸此道觀猶存遺宇若不崇祀聖賢勢必沒入豪右遂致本廟立荒大禮頓廢甚非所以遵

功令而勵章縫也宜准迎至聖先師祀于福真
觀改豎廟額其本廟故址留爲啓聖公祠庶仍
舊爲新兩省公私之費闢邪崇正一掃異慝之
風聖賢宮墻已廢而復興 朝廷祀典有嗣而
可繼謹議

八里分縣議

竊惟本縣東南沿海西北依山幅幘遼曠共編
三十六里丁糧八萬四千有奇內如方民等里
附縣及鎮東衛城政令易及保障有賴矣惟化

北以下諸里或在縣治百里外時當承平尚苦
寫遠每遇里役倍費不貲催徵勾攝輒多頑梗
邇年遭倭患貧民流亡日甚田產半荒租稅何
由以完納戶口多絕徭役殊難以賠當若無可
爲流民依歸之地誠恐再寇而竟爲墟耳况乎
地勢孤險當大江夾流之衝爲諸溲入寇之藪
所恃惟有一路上通時和等里適當潮漲賊登
據路而斷其咽喉男婦不能逃之城郭縣衛亦
難據以應援是徒委爲寇區如頻歲之禍可監

海嶽山房存稿 卷十一
已且南日海壇諸孤島森踞于間彭坑小琉球
諸夷復環跨于外雖有守禦萬安所及澤朗牛
頭二巡司在內旣無近邑可相犄角外夷據島
入寇則司所反爲危警之區中間嘯聚接濟之
黨難保其必無此尤意外所當深慮者也儻海
壇南日旣復則縣當如元舊仍升爲州而此八
里或斷自化北里始或斷自化南里始宜相度
民聚道里適均之處立爲縣治據其形險創建
城池益以南日海壇而屬於州此通變宜民之
遠猷開疆廣化之盛舉也別事順民情則議禪
國是里甲便於催徵詞訟易於勾攝內化阻梗
之徒外銷姦宄之變不惟濱海愈恃以無虞而
全郡亦仗以有據矣

海嶽山房存稿卷十